

# 海浪的声音

贾雄伟

“每一次难过的时候，就独自看一看大海”。哼着许巍的歌，从日常的劳碌中抽身，到渤海之滨、笔架山下透一透气，缓一缓神经。

时值仲秋，天高气爽，湿雾氤氲，海岸线上的游人寥寥。下午1点，海潮退去，海岸底下一条10米多宽、3里多长的鹅卵石小道渐渐露出水面，呈“之”字形向笔架山下蜿蜒。淫雨徐来，海岸仍是干的，卵石是湿漉漉的，被雨滴、海水和阳光一道润泽；海岸略有喧哗，卵石寂寂无声。

## 路边的微笑

肖娜

衣服上还挂着汗珠  
他挽起裤腿  
把胸脯在风中晾晒  
黄泥巴描绘生活的蓝图  
他坐在马路边  
对着手机视频对孩子叫着  
他头上的工人帽  
在夕阳中跳着欢快的舞  
我打他身旁经过  
他露出洁白的两排牙齿  
朝我频频微笑  
我报以微笑着湿地走开  
我们似曾相识  
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 
那微笑好像来自天边  
又直奔向我的心窝

## 陌上草香

马庆民

儿时，母亲常对我说：“做人要像草那样顽强，不管是肥沃的土地，还是坚硬的石头缝，都可以长出旺盛的生命力。”所以我喜欢草。记忆里，常有这样的画面：一人静躺在田野上，闭上眼睛，尽情享受青草的一股清香。

从春到秋，阡陌之上的野草一茬一茬的疯长，哪怕是房前屋后、犄角旮旯，它们也无处不在；它们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地生长着，永不停歇；它们不像庄稼需要耕种施肥浇水灭虫那样百般呵护，却用不屈不挠的生命本色，装扮着村庄的勃勃生机，点缀着家园的美丽。

但草也是个令人恼的东西，如果它们长在庄稼地里，大家恨之入骨，不愿意让它们多活一天。虽然一顿铲除几番拔，可那些草不日又会破土重生，倔强地透着一股蓬勃的气息，若再来一场小雨，它们的长势比任何庄稼都更欢腾。民以食为天，庄稼是大家的根，哪容得下丁点儿草影……于是，草长一茬就拔一茬，再长一茬就再拔一茬……就这样，草和人在庄稼的地盘上周旋，周而复始的掐着似乎永远也掐不完的架。

但草要是长在庄稼地以外，或者阡陌之上，大家多是不会去理睬的，甚至还盼它们长得更欢些，毕竟大伙饲养着猪、牛、马、羊……这些牲畜们也需要草来填饱肚皮。这些草是自由的，是肆意的，因为它们有可用之处，所以大家是用欣喜的目光审视它们，也记着它们的好。

以前，我一直以为，草属于乡下的阡陌，殊不知它和我一样，也已经悄悄地进了城，安了家，过起了城里人的生活，惬意得远比乡下的庄稼更滋润，还有专门的环卫工人给它们浇水、打虫……本应和庄稼有云泥之别的草，却因为了搬进了城里，就享受着比庄稼更高的待遇。

从阡陌到城里，草享受着不同于农村的冬暖夏凉，生活规律也顺应了城市的节奏，角色也慢慢发生了转变。它们不再象在地里令人讨厌，地外无人问津，它们摇身一变，成了城里的香饽饽。

因为有草的到来，城市被点缀得更有机机。草一旦占据了地盘，赶是赶不走的，正所谓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。它们进了城，扎了根，还把那股清香味儿也带给了城市。

望着城里的草，我时常怀念阡陌之上，那些与记忆纠缠在一起的绿，那些与丰收交织在一起的香……



《海葵和罂粟花》 奥蒂诺·雷东达 玛咖供图

一位中年女子搀着一位耄耋老人踩着卵石路涉海上山。老人穿着拖鞋，女子打着雨伞，两人蹒跚着迈过一汪水洼、一只贝壳、一丛沙石，一路瞻望，一路碎念。几分钟以后，目送她们的背影渐远，也望断了絮絮起腻的雨丝。不想上山，不想居高身自远，只想沿着海岸线平行地漫步，一个人看海，看浩渺碧波，看孤帆远影，看沙鸥飘零，看两三旅人……

景区大门左侧是一列石崖，石崖底下就是澎湃的大海，一样可以听涛，一样可以观潮。一对友朋伫立在高压线杆底下，斜倚危石，手搭凉棚，眺望这片迷人的海面，他们的身侧也是一位行者，飘渺孤鸿，幽人独往，正

欲用镜头捕捉他们的专注和陶醉。背包客？请假游学？肄业疗伤？可能都是他们的身份符号。操着难懂的口音，讲着方言，听不清他们细琐的玩笑，却听得清其中一位婉转的慨叹：听，海浪的声音……大个子那位冲着海风吹来的方向，重述着这句歌词，一遍一遍，脸无忧烦，心有憧憬。此刻，清风徐来，海浪一波一波地涌来，拍打着礁石，拍打着崖壁，拍打着尘土和海鸥的翅膀以及每颗潮湿或不安的心……

崖下有钓客，是一位老者，一位无惧风雨的钓客。任波浪兴波，他都会禅定一般坐在马扎上。咸湿的海风，阴郁的雨露，漫不经心



《仙圃恒春》（局部）

董诰

清代画家董诰(1740~1818)，字雅伦，号蔗林，浙江杭州府富阳人，董邦达长子，精书法，善绘画。他的书法宗“二王”(王羲之、王献之)，山水秉承家学，雅秀绝尘。据载，董诰能在一粒芝麻上书“天下太平”四字。其书、画均受乾隆、嘉庆喜爱，不少绘画作品乾隆、嘉庆都写过题跋，并收入《石渠宝笈》。 此幅《仙圃恒春》现存于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。

供图·配文 络因

# 穿过小巷的目光

张河稳

小时候，我常常坐在家门口，目光穿过深深的小巷，等待另一头母亲回家的身影。小巷很长，地面铺满小石头，两旁是青砖墙，月亮穿过屋檐，母亲肩膀挑着的两个箩筐在月色下晃荡，影子比母亲还长。

我六岁那年，去捡拾弟弟拉扯落地的电线，手碰到黑胶布粘接处，触电倒地昏迷。母亲正在水田插秧，听到村人报信，拔腿从水田跑回家，使出全身力气给我人工呼吸。等我醒来，母亲哭了，想抱我，却没了力气。母亲说，她的魂都吓没了。此前，母亲经历过一场失女之痛，我的姐姐周岁那天突发高烧，家里亲朋满座正等着庆生，母亲却在卫生院抱着夭折的姐姐号啕大哭。

记得有一年，雨水特别多，放学路上尽是冒雨抢救烟叶的农人。我回家只听见锅里香喷喷的饭菜，却不见父母。坐在门口，小巷深

处迟迟不见母亲的身影，我不安起来，丢下碗筷，奔向烟田。一阵阵风儿被我甩在身后，一股不曾有过的情绪迎面而来，我远远就听见母亲的哭声。多少年过去，我仍常常清晰记起，瘦小的母亲披着蓑衣，站在一地被雨泡烂的烟叶里，悲伤痛哭。

儿时的月色洁白纯净，小巷里纳凉的母亲被屋檐檐投下的一片暗影淹没，她常常摇着蒲扇沉默不说话。直到有一天，她突然自嘲：“我最担心儿子将来长大，天亮起来倚在灶台等我做饭吃，然后一起扛着锄头下地干活。”末了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。

满怀心事的母亲像石磨一般，忙碌不知疲倦。记忆里，我每每放学回家，就见母亲卷着裤腿，两脚是泥，在灶台做食，母亲端上饭菜，舀一碗肉汤，看我吃上几口，就又下地了。第二天天没亮，母亲就起床蹑手蹑脚忙活，为了等我醒来吃一口热饭。母亲有胃下垂，挑不了重，我抢着要挑，母亲拦住，她将两个满筐分成四个半筐，一个弯腰，扁担放

# 母亲的菜园子

边干活儿，边欣赏着不同颜色、不同形状的花。茄子的小紫花，令人心旷神怡；黄瓜的小黄花，像是被黄瓜举在头顶上的小公主；辣椒的小白花，纯洁无瑕……这些花大多小巧玲珑，别致诱人。也有大朵的花，如北瓜的花，就是呈桶状的黄色大朵，像是在诱惑着蜂蝶，常常能看到蜜蜂钻进花里，贪婪地醉在花蕊上。

第一批吃到的新鲜蔬菜是韭菜。天一暖和，在土层下沉睡了一冬的韭菜，急切地从地下伸出头来，嫩黄嫩黄的，称为韭黄，一垄韭菜，也只能割下一小把，那一把韭黄会成为母亲餐桌上的一道美味，或是韭黄炒鸡蛋，或是汤盆里的一抹春色。

陆陆续续，顶花带刺的黄瓜上桌了，西红柿红了，豆角饱满了，朝天椒骄傲的直指天穹……

前年8月回了趟家，陪父母在老宅住了几天，真切地地和母亲的菜园子亲近，见识了母亲的手笔。满院子姹紫嫣红，硕果累累。黄瓜挂满了架，随手摘一根，咔嚓一嘴，脆脆的爽口。西红柿像大红灯笼，挂满枝头，

的离人孤客……

去宾馆吃饭，错过了笔架山的日落，只能领略海上生明月，明月照笔架的悠悠古意了。傍晚8点钟，阴历十五，明月初升，海潮漫涨，听月下潮声，看远方霓虹灯火。明月照射着海水，海水倒映着月光，明静的波光粼粼，清冷的月辉闪动，凉风习习，桨声灯影，轻声慢语，心净神驰，没有比这更美的境界了。

第二天凌晨3点半起床，为的是看巴金笔下的“海上日出”。看到了太阳的娇羞、太阳的挣脱、太阳的跳跃、太阳的照耀。凌晨的海岸极冷，衣衫被风撩起抖动，身体不住地瑟瑟缩打战。码头的水手起锚、渔船已启航。我哼起了那首都市民谣：“在离这很远的地方／有一片海滩／孤独的人他就在海上……”歌为心声，瞬间感触到了打鱼人乘风破浪、披星戴月和露宿风餐的冷寂。

东方鱼肚泛白，能看到对岸路上奔行车辆的点点微光，曙光初露，一群海鸥、海燕等海鸟翱翔着扑向那最璀璨的海天一线；太阳高照，华灯褪去，晨雾挥发，晨练的人挥剑起舞。

你好，晨光初泛的大海。

## 水 贵

王张应

水贵是地名。那地方在我家乡县内，早先是公社，后来叫乡。如今许多乡都并掉了，水贵可能只是一个行政村吧。

我没去过水贵。那儿离我家差不多50公里，当年算很远了，它是我想象中一个隐居于大别山里的村庄。早年我对水贵印象很不好，心想那块土地一定很贫瘠，人吃不饱穿不暖，连喝水都困难。

那个年代，我们持有的观念是：水是老天爷给的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，储存在水塘里，流淌在小河里，需要就去取用，不需要就随其赋闲，或者无趣地离去。

水塘与河流似是天成。地面上低洼处便成水塘，下雨时四面八方的水皆奔低洼而去，在那里汇集积蓄，努力填平地面上的一处坑洼。河流呢，好像是一条巨大的蚯蚓从天而降，在地上逡迤而过，留下弯弯曲曲的轨迹。塘里河里的水都是无主的，谁要谁取，无须付费。那年头乡人用木桶将水担回家，储存在灶台边一只乌黑的广口泥瓦缸里。弱水三千，我取一瓢，一缸水总能用好多天。许多时候人并不将水带回家，而是走出家门到有水的地方去用水，洗衣，洗菜，或者脱掉衣裤扑通下水痛痛快快快洗个凉水澡。人用了水，水却还在那里，并不见减少。

老早也有句农谚：春雨贵如油。春雨本身并无特别之处，雨是雨，油是油，油当不了水，水也抵不上油。春雨之贵与否，老天爷决定，久不下雨，春雨就贵，老天爷高兴，春天下雨是件寻常事。立春后的节气是雨水，春天的雨水一点也不稀罕，甚至闹起桃花汛，给人带来烦恼。

老天爷真不高兴时，人可就得遭罪了。所以人都顺着老天爷，甚至对老天爷顶礼膜拜。也有那么些年头，人偏要跟老天爷“作对”，还亮出一个响当当的理由——与天斗，其乐无穷。后来一回首人才明白，那种拼斗无乐可言，不过是以对抗来接受老天爷的惩罚而已。

离开家乡后，远离水塘与河流，我一直在看不见水的地方轻轻松松消耗水。水隐身在一根镀锌铁管里，平时无声无息，一拧龙头就白花花的地流出来，流得有声有色。水来得容易，用得畅快，却要付出银两，还一次次涨价。水涨不涨价，涨到多高的价，人都得用它。这个时候，我始为自己少年时代的孤陋寡闻脸红。我不该对那个名叫水贵的地方存有偏见。

也不知何时起，人不再信任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。对那种清亮亮的自来水心存疑虑，将水管里流出的水定位于日常洗涮，滋润人喉管的水则来自冠有“矿泉”或“纯净”之名的水，自然身价倍增。据说，有一种来自某个长寿村的水，十几块一瓶。为长寿，人特别舍得付出。

算起来，我还见过比来自长寿村的水更加昂贵的水。那是十年前的事，在法国巴黎，口渴，我去路边便利店买水喝。一看，那瓶350毫升的水竟要卖4欧元。那家便利店同时卖干红葡萄酒，价格是5欧元1瓶，瓶的容量是750毫升。巴黎水比酒还贵，道理何在，我至今也没想明白。

这几日，有人在小区门口广场上搭建一间临时小棚。彩棚前，人来人往，热闹得很。凑近去看，是商家在做宣传，卖一种瓶装饮用水。促销活动中商家有一项便民举措，为居民免费检测水质。谁要是对自己家用水质量有疑问，灌一瓶水送过去，他们当场检测出结果。这项活动引来许多居民围观，并都在七嘴八舌地咨询。我住的楼层低，用的是一次供水，不是来自楼栋水箱里的二次供水，且加装了电动净水器，过滤后的水质该是可靠的。像我这样使用饮用水，在水价之外也是花不少钱。装净水器要花钱，每年更换净水器的滤芯还得花钱。我没算账，到嘴的水，价格肯定不便宜，甚至很贵。为喝好水，多花些钱，我也觉得值。

陡想起家乡那个名叫水贵的地方。很想去那地方看看。它叫水贵，我就想看看那儿的水到底贵不贵。有一点我不看也能想到，那里现在可能是个环境十分优美的好地方。就因它名叫水贵，曾给我留下一个与贫瘠相关的不好印象。

富饶不一定美丽。人在创造美好的同时，往往毁灭美好。

## 月色清清潜人梦

管淑平

初秋的傍晚，暑热已消，风也不燥，最宜溜出门去散步。一路走走停停看看，消化着下肚不久的食物，也消化着一天的复杂心情。

渐渐地，天色也打了退堂鼓，暗了下来。夕阳的霞光，洒下来一地金黄。那些微小而迷人眼的晚霞，透过树荫斑斑驳驳地投射在地上、湖面，像是一幅灵动隽永的水墨画，流淌着一种别致而温柔的美感。那闪闪发亮的霞光，宛如一个个顽皮的被太阳遗落在人间的钻石，活泼，俏皮，晶莹剔透。它们或者挂在树上，或者钻进了人们的眼眸，或者点缀在细细柔柔的花草间。晚风，亲吻着人的肌肤，格外惬意，那是一种欲辩已忘言的享受。

不一会儿，朦胧的月亮爬上了树梢，带着微微的黄，又暗藏着隐隐的红晕。

幽邃的黄昏也令人浮想联翩，就这么在路上慢慢悠悠地走着，心，也静了下来，能听到月与树的对话，能听到大自然的怦怦心跳声。千百年来，人们对于月亮总有一份特别的情愫，像故人，像是乡边的孩童脸上真挚的笑容。不必说举杯邀月，也不用说明月松间照，就单单是眼前的一轮小月亮，就已让我充满了神往。是呀，若无月就不以表真情，千百年来，有了月儿的点缀和寄托，人们所有的喜怒哀思也变得唯美起来。

月光下的小区，显得宁静而祥和。偶尔也会听到一阵阵的蝉鸣，还有那蟋蟀按捺不住的歌声，以及一两声汽车与大地的合奏曲。听着，听着，让人怀疑是不知不觉中闯入了造物主设下的梦幻。

在这样的月色下，独自漫步，连一丝慵懒的睡意也没有；在这样的月色下，独自漫步，有的只是被自然洗去了浮躁之后久违的淡然和平静。那份美妙的感觉，像是藻荇与水波的耳语。

不知何时，月亮的光晕已从先前的微黄变幻到了皎洁。天空中泛着一层薄薄的云雾，像是太古的仙人要登临人间的意境。望不见飞鸟划过天空的影子，望见的，只是夜的深幽，和月儿的皎洁，以及环绕在月亮周围的星星那闪闪波动着的亮光。自然之美的和谐搭配，不得不让人深深地为之惊叹。就仅仅是眼前的一隅月色，就足以给人留下无尽的遐想，耐人寻味。

当我踏着一地清辉慢慢悠悠地回到小区时，星星已经睡了，风儿徐徐，月儿正当空，原来，它才是夜晚最具气场的主角呢！